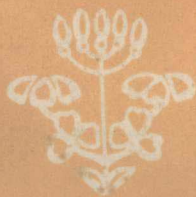


大跃进中的安徽妇女



三八水库

盛方奇作



安徽人民出版社

大躍進中的安徽婦女

三八水庫

盛方奇作

*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

安徽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2號

蕪湖新华印刷厂印刷 安徽省新华書店發行

*

書號:815·787×1092 1/32· $\frac{15}{16}$ 印張·21千字

1958年12月第1版

1958年12月蕪湖第1次印刷

統一書號:T10102·231

印數:1—3,070

定價:(7)0.11元

前 言

在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我們安徽妇女在生产大躍进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她們用出色的劳动成績显示了解放了的中国妇女的英雄气魄。許多事实說明了妇女不仅是持家的能手，而且是生产上的巧匠，在大躍进中涌現出的千千万万的妇女劳动模范和技术革新能手，像省一等劳动模范、怀宁县紅星社副主任汪根秀帶动妇女創造、改制了十四种先进工具，大大提高了工效，解决了全社劳力不足的困难；桐城县石南乡官塘社副主任王月英在社党支部的领导下，发动全社妇女，十一天修建了一座“三八”水庫，她們都是我們省一千多万妇女的代表和榜样。

为了表揚先进人物，帮助大家学习先进，鼓励广大妇女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打掉自卑感，树立敢想、敢說、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我們决定編写一套“大躍进中的安徽妇女”小叢書，以便陆續不断地把一些妇女先进人物的模范事迹向大家介紹。我們希望全省妇女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学先进、赶先进、超先进的革命竞赛运动，讓我省乡乡社社都有先进人物，讓我們每一个妇女在思想上都插上紅旗，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設事业貢獻更大的力量。

安徽省妇女联合会

目 录

伤透脑筋的问题.....	(2)
羣众献計.....	(3)
难道就这样罢了.....	(5)
能向困难低头嗎.....	(7)
秘密會議.....	(9)
通过了.....	(12)
冷言冷語吓不倒.....	(15)
誓师大会.....	(16)
党的支持和鼓励.....	(19)
搬家.....	(20)
頑强的战斗.....	(22)
困难被打退了.....	(25)
全县妇女的旗帜.....	(26)
事实最能服人.....	(27)

黄冲，是桐城县石南乡官塘社的一个有名的穷山冲。冲里的一千六百亩田，向来是多下几阵雨，低田就涝了；多出几个太阳，坂田、塍田就旱了。住在这个山冲里的一百四十三户劳动农民，多少年来，受尽了水旱灾害的折磨。他们一年到头，拼死拼活地劳动，结果还是过着上餐不接下餐的苦日子。那个时候，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租子重、捐税多，黄冲的农民，被压得连气也喘不过来，哪里还有什么力量向自然灾害作斗争哩！每年，趁着有水的时候，冲里的大部分青壮年把秧插过以后，就逃到江南去卖工求活命了。剩下来的，多半是些妇女、孩子和老人。冲里抗旱排涝的艰巨任务，只好由妇女们来承担了。她们一年当中，差不多有二百多天都在车水，就是这样拼着命地干，到了秋天，还不一定保得住收成。黄冲妇女们被旱涝灾害折磨的苦处，实在是说不完诉不尽的。黄冲附近沿河一带的群众流行着这样一句话：“有女不嫁黄家冲。”这就说明了在附近群众的眼里，黄冲妇女的生活有多么苦了。

解放以后，黄冲的农民开始翻了身，但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又哪里有力量抗拒自然灾害呢？1954年秋天，黄冲的农民办起了合作社以后，他们就开始以集体的力量，向自然灾害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每年冬春两季，全冲男女老少全力投入了兴修水利运动。几年来，他们一共做了十万多公方的工程，把冲里的三十七口小塘，加高了塘埂，挖深了塘底。可是这样还不能彻底消灭旱灾和涝灾。

1957年的冬天，在大跃进的浪潮里，黄冲的妇女们挺起胸

来，向水旱災害展开了激战。多少年来，黃冲一帶劳动人民，日日夜夜盼望着在冲心修建一座水庫，攔蓄山洪，灌溉农田，徹底鏟除那万惡旱澇災害的願望，終于被官塘社勇敢勤劳的妇女們实现了。

伤透腦筋的問題

1957年的冬天，振奋人心的农业发展綱要（修正草案）公布了。它鼓舞着五亿多农民奋勇前进。官塘社的社員們也在它的鼓舞下，訂出了1958年的躍进规划，要將全社三千五百亩稻田由1957年亩产六百斤躍进到一千七百万斤。

官塘社要实现这一躍进指标，首先就必须將所有的稻田改插双季稻，要不这样做，就难以实现躍进的指标；可是要把全部稻田改插双季稻，根本問題就是要有水，起碼要保証六十天不雨不早。这对官塘社來說，确实是一个很难解决的問題。官塘社的社主任为了这一問題，却伤透了腦筋。他从乡里一开会回来，馬上就召开社委会，要大伙想想办法。

社委們在会上紛紛提出了自己的意見，有的說：“亩产一千七百万斤，六十天不雨不早，其他十五个队还可以，黃冲就要成大問題。”也有的說：“黃冲一季稻还不能全部种下，要种双季稻，除非开新塘，光靠那些小塘，再狠也不照。”

副主任錢叶富提出：“开新塘是个办法，开六口新塘，开一条圍水溝，再把原有的塘埂加高、塘底挖深。”

大家把錢叶富这个建議，仔細研究一下，又提出好多疑問，比如新开六口塘，是否有水源？究竟能裝多少水？管多少天？

討論的結果，大部分社委都沒有同意这个建議。最后，社

主任張啓榮提出把錢叶富的建議拿到羣衆中去征求一下意見，再作決定。并且派錢叶富、付主任王月英和团支部婦女委員魏菁三個明天親自到黃冲去查看一下。

第二天早上，老錢、王月英、魏菁起得比往日都早，他們各自匆忙地吃了點飯，就扛着鋤頭，拿着弓繩，查看地形去了。他們從冲兩旁的崗頭上一直查看到冲心，挖挖這裡，挖挖那裡，直一量，橫一量，然後坐在塘埂上一琢磨，大伙一算，最起碼也要一千五百多人工才能修好六口塘；而且只能保證插一百來畝雙季稻。每畝一千七百斤還是沒有把握。

錢叶富很發愁地對王月英說：“上級要求我們本着成本小、收效大的原則來興修水利，要按照這樣做，太不合算了。”

“修，總比不修好些。”魏菁接上說。

“不能盲目干。我們找幾個老年人談一下，請他們想想點子，難道就沒有其他法子可想了嗎？”王月英鄭重其事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見。

羣衆獻計

六十多歲的王大娘是一個嘗够了車水苦頭的老奶奶。她聽說，社里打算在黃家冲新開幾口塘，心里非常高兴，可是又老有一個疑問：“開了幾口塘，冲里的田就再不受旱了嗎？不車水行不行？”

王大娘跑去找她們的付主任王月英，想問個清楚。

王月英、魏菁、老錢三個人正打算去找老年人想點子，老遠就看到王大娘匆匆地走來了。王大娘還未走到他們跟前，就對王月英大聲地說：“主任，我特地來找你。”

“有什麼事？大娘。”王月英迎了上去。

王大娘將自己的疑問向他們提了出來，末了，還補充一句：“我們以前車水都車怕了。”

“您老人家可想個點子？”王大娘話音剛完，王月英就緊接着問了一句。

“點子是有，就是不曉得社主任可舍得？”

魏菁一聽到有點子可想，真是高興極了。她趕快地說：“就請您老獻一計吧！”

王大娘指指崗頭，指指沖里，說：“沖里不是沒水，一下兩崗山上的水很多，可是都從沖里淌走了，這你們也都曉得。以前老人常講，要在这里打道攔沖壩，保險水旱無憂。以前可就是辦不到，現在合作化了，大伙只要狠一下，一定搞得起來。”

魏菁緊接着對老錢說：“以前辦不到的事，我們現在就來辦。”

“對！我們來辦。”王月英很同意魏菁的意見。

“王大娘，我們去找黨支書研究研究您老提的意見。”王月英親熱地對王大娘說。

王大娘滿意地走了。

為了慎重起見，他們還打算再去找錢東一老大爺談談。

錢東一老大爺是個四十開外的人，這幾十年來，旱澇災害確實把他折磨得九死一生。他經常想：“雖說解放後，人民政府号召大力興修水利，日子的好過了些，但是，黃沖的人民還是免不了要受旱澇災害威脅的。這次，他聽說，社委決定在黃沖新修幾個水塘，他確實是雙手贊成。可是修水塘到底能起多大作用呢？他也是有點懷疑。那天早上，他正在麥田里干活，錢葉富、王月英、魏菁三個人跑來找他，要和他研究問題，他就着急地問道：“葉富，今年黃沖興修水利，打算怎么搞？”

錢叶富說：“我們正为这事来找您老商量哩！”跟着他就把社委討論的意見，以及他們原来的打算給老大爷詳細地談了一下。老大爷搖搖頭說：“在冲里开塘，水搞不到塆上去；在塆上挖塘吧！又沒有水源。开塘，將來还是要人車，有那些工本，倒不如攔冲打道壩。”

老錢聽到自己大叔叔同王大娘講的是一口話，就对王月英、魏菁說：“这个办法倒好，就是費工多些，可怎么办？”

王月英聽到王大娘的建議以后，心中早已有个打算，現在聽到老大爷也这样講，心中更有底了，就大胆地对老錢說：“工多些怕什么，狠就狠一下，明天找支書談談！請求批准这个建議。”錢叶富同魏菁点了点头，就各自回家吃中飯去了。

难道就这样罢了

張支書正在同會計擬制兴修方案，一見到王月英和老錢，就問：“你們昨天查看得怎么样？做个方案吧！”老錢把查看的詳細情况彙報了一下。王月英將王大娘和錢东一老大爷的建議也詳細地談了一遍。張支書听到“修水庫”三个字，怔了一会，微笑着說：“建議是好，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們把勞力算一下。”老錢一面講，一面叫會計把各队勞力登記表翻出來算一下。會計算出來的結果是：全社三百五十个男全勞力，除了支援孔城、攢陽兴修，支援淮北稻改，外出搞副業共去一百五十六人外，家里只剩九十四個男全勞力，六百一十三個女全半勞力和男半勞力。剩下的勞力還要担负起二千多亩午季作物鋤草追肥的任务，当年冬季還要完成五百多万担积肥任务，原有的八万多公方土方工程也要在开春前完成，这样一算，能完成上述任务，也算不錯了。

大家都把眼睛盯着算盤，沒有法子想。

过了好一会，老錢才开口說：“修建水庫倒是很合算，是一劳永逸的办法，一定要搞起来，但是，要等男社員們回来才能动手。”

“那不就错过了春雨了嗎？”張支書不同意拖到开春以后再修。

王月英站在一旁，兩眼朝着窗外直出神，腦海里在想着心事：“男劳力去这么多，怎么还能坚持要求修水庫呢？可是要造起一座水庫又有多好呢！这不仅能够消除黄冲妇女車水的痛苦，而且还能增加社員的收入。男劳力不在家难道就罢了不成？”想呀！想呀！她总想不出一个好法子来。忽然，她好象找到了窍门似的，她微微地笑了，心想：“我們全社妇女占人口一半，大家都尝够了車水的苦头，要修水庫她們一定会贊成的，全部发动起来肯定干得成。”她想到这里，紧握了一下拳头，就对張支書說：“支書，劳力不够，我們就发动妇女来兴修，你可同意？”

張支書以为她是在开玩笑，也就随便說了几句：“你講的象唱的一样，妇女真能扭轉乾坤，真要有这个肚子，那可算得是穆桂英再世了。”

这一席話可使王月英伤了心，她想，“就是党支書也瞧不起妇女”，她有点生气地說：“怎么？你支書也說这话，可不要輕視妇女。”

張支書何尝估低妇女的作用，兴修水庫是天大的好事，就是男劳力在家，离了妇女也是不行的。全由妇女来修，他当然高兴。但是，他担心妇女担不起这个任务，搞起来收不攏，中途停工可就麻煩了。沒想到随便說了几句玩笑，就使王月英生这样大的气。为了更鼓励她一下，他干脆再激她一句：“你真有这

股勁，支部一定支持你，你可敢保證？”

“我不會寫保證書，我可敢向你保證”，她按照當地的習慣，從床上抽起一根草，拿在手里，說：“支書，我連根床草給你接着，水庫修不好，我都不投‘人胎’。”

張支書考慮了一下，就微笑着說：“好吧！我個人同意，過一兩天就開支委和社委聯席會討論一下，再作決定。”

王月英聽到支書同意了她的意見，臉上才露出了微笑。

能向困難低頭嗎

從支書那兒回來，王月英的心情非常舒暢。她想，要是今年能突击修出水庫來，婦女就再也不吃車水的苦頭了，那該有多好！可是，當她慢慢地思考時，心里却着慌起來了。婦女隊長們支持她的意見嗎？婦女能發動得起來嗎？她為自己提出了許多問題。她想：“剛才在支書面前作了保證，這不是一句玩話，要搞不起來，那不是成了一句欺騙組織的話了嗎？”回到家，已是深更半夜了，可是她仍然一點都不想睡。她躺在床上仍然想着自己的心事：“就是把婦女發動起來了，我這個大肚子也不能整天挺着肚子光使喚人；孩子下地後，更是個累贅，要為孩子洗這洗那；又要同其他妯娌一樣拼着燒鍋，怎樣能夠去領導婦女修水庫呢？再說，我自己都有這麼多困難，難道其他婦女就沒有困難嗎？叫她們去修水庫，還不挨罵？”她翻來覆去也睡不着，心里直跳。“難道就為這些困難難住嗎？我是個青年團員，在縣里、鄉里開會，黨團委號召我們要做大躍進的帶頭人；大關鄉石橋社薛秀芳等三個婦女能領導起一個大社，難道我們就不能修起一座水庫嗎？能，一定能。大肚子不能挑土，上土也行；孩子下地後，干脆帶到工地；燒鍋，請妯娌代

燒，給她們工分。”個人問題算鬥爭勝利了。但是，她還是不能入睡，她又想，“只靠自己，有三頭六臂也不照。”過兩天，就要開支委和社委聯席會議通過，其他婦女幹部不同意，水庫不就修不起來嗎？”她決定趕快找幾個積極分子商量商量，要大家分頭深入到戶，發動婦女，幫助她們解決具體困難。想到這裡，她好象找到了出路似的，心再也不那麼慌了。

天還未亮，王月英就起床了。她把飯燒好後，就跑去找青年團員張文英。張文英正在挑塘泥，看見王月英走來，她卸下担子就喊：“付主任，有緊急任務布置嗎？”

“有點事情找你商量商量，不知你可願意？”

“那有什麼不願意的，盡我的力量。”

王月英看到張文英很干脆，她就直截了當地把她向支書的保證從頭至尾地講了一遍。

“文英，你同意發動婦女來興嗎？”王月英補充一句。

張文英沉思了一下說：“我們社婦女大半都能吃苦，修水庫是婦女的切身利益，可是我們這個組很多婦女都有奶孩子，早晚都要燒鍋煮飯，這些實際問題不知怎樣解決；還有個別死腦筋的，向來都不大願意讓婦女出去搞生產，跑到黃沖去修水庫，恐怕更不願意。”

“對！這些問題我也考慮過，有小孩可以組織托兒組；煮飯可以組織臨時食堂或者每個莊子找一兩個老奶奶輪流燒飯；個別難纏的就上門動員，再開會一教育，問題不大。”王月英這樣一解釋，張文英的勁頭上來了。

“好，就這樣辦，我同意你這個意見。”

王月英臨走時，拍拍文英肩膀叮囑着說：“我們的這個意見，一兩天要開支委、社委聯席會議討論，我們得先召開一個女生產隊長會議，祕密地討論一下，她們一同意，我們在社委

会上就坚持馬上搞起来。事情沒做成，风声搞出去不好。你通知隊長开会时，就講是开勤儉持家大会。”

王月英与張文英分手后，跟着又去找魏菁去了。

王月英一見到魏菁，就把支書已經同意发动妇女来修水庫的事情簡單地向她一講。魏菁早就想知道支書是否同意修水庫的事，因此未等王月英的話落音，就接了上去：“太好了，我們妇女从来沒做过一件大事，这次可要干給人家看看。老王，下午就通知开会，明天就动工，好不好？”

“妇女修水庫是件大事，性子不能过急，說不定还会有人反对，要多多考虑，看还有哪些問題。在支委和社委未开会討論前要尽量解决，我們首先开个小会，把妇女隊長的思想打通，然后再向社委提出，保險能通过。今天你就通知黃冲里的妇女隊長到官塘开个小会。”

“这个点子不錯，我保証按时去。”魏菁連王月英的招呼都不打，就一溜烟地通知妇女隊長去了。

王月英怕她到处乱講，就向她大声地說了一句：“通知开会，只說开勤儉持家大会。”魏菁轉过臉来对她看了一下，会意地微笑了。

秘 密 会 議

上灯了，二十三个生产队的妇女隊長挤滿了一屋子，等着开会。

付主任王月英首先將开会的目的談了一下，她說：“今天召集大家来开勤儉持家大会，与往常不一样。今天是开大勤、大儉持家大会。”然后，她从黃冲受旱澇的情况，妇女車水的痛苦講起，一直講到訂兴修計劃，王大娘和錢老大爷建議修水

庫，社里男勞力不足，無法在開春以前動工修建，以及她向支部建議婦女來修水庫等等情況。她最後說：“我們是新社會的婦女，是翻了身的婦女，我們應該辦點大事。你們看黃沖該不該修座水庫？要修，婦女能不能担起這個担子？請大家發表意見。”

雙墩生產隊長張秀榮要求發言，她說：“這工程有多大？婦女干行嗎？這不是用咀動一下就了事的，干就要干成功，干不成男社員笑話還是小事，人工、材料浪費掉可就大啦！”

王月英點了點頭，馬上就笑着說：“張秀榮講的有理，我們干，就要干成，不能半途而廢。工程是很大的，根據社里預測，最少要做兩萬二千多土方工程。工程大概比1953年興修的胡家老屋大塘要多三十倍。工程雖然這樣大，但現在是大社，婦女比以前多，年青的婦女體力都很壯，都能勞動。特別是辦大社以來，婦女的政治覺悟有很大提高，只要多做些思想工作，困難是能克服的。大家再認真討論討論。”

魏菁接着指手划腳地對大家說：“付主任講得對。我們不能把現在婦女的力量看小了，只要我們把修水庫的好處耐心地向婦女宣傳，婦女們一定會樂意的。1957年黃沖只改種了四百六十畝雙季稻，水庫修起來，黃沖的一千二百畝田就能全部改種雙季稻了。打一畝增產三百二十斤，全社就要增產十九萬斤糧食。再說，我們這裡往年抗旱絕大部分都是婦女，修起水庫，就可節省很多勞力。”

“黃沖不修座水庫，婦女還是要年年車水抗旱，人車得要死，庄稼還不能保證全收。修水庫只是吃一時苦，可是能換得萬年福。”方莊的生產隊長張蘭英緊接着魏菁之後發言。

黃沖的生產隊長李菊香很激動地說：“我從站穩腳走路，就扒在水車上車水，車不動我媽媽就把我手提着放在車拐子上

車，把人車到泥里去，还車不到水。修水庫，我累死了也愿意。”

大会发言很热烈，但都是談論修水庫如何如何好的問題，对修水庫要碰到的实际困难却談得很少。王月英提醒大家，希望大家把所有的困难都找出来，好一个一个地解决。

大会猛然沉寂了下来，好一会都沒有人发言。这可把急性子的魏菁急坏了，她大声地說：“你們有顧慮嗎？有困难也快提呀？”

“小孩子沒人帶。”

“燒鍋煮飯怎么办？”

“还有猪飼料呢？”

“严冬臘月到来，还要搞燒鍋柴。”

“馬上就要过年了，妇女們还要补补洗洗。”

“有些重活，妇女干不了。”

“……。”

这些問題王月英也預先估計到了一些，她把自己如何解决这些困难的打算一一作了介紹。有些問題是王月英未考慮到的，她希望大家再想一些点子来解决这些問題。

魏菁接着說：“前年我們兴修胡家老屋大塘，那时也是男社員事情多，参加兴修的絕大部分还不都是妇女，那时妇女也有这些实际困难呀！不过現在兴修水庫的工程大些，可是妇女觉悟可比过去高呀！只要我們拿出干劲，什么問題都可以解决。”

“魏菁講得对，有困难能解决。小孩子問題，我們把全社一百多名老年妇女組織起来成立托儿組；学校已放寒假，許多学生可以帮助家里煮飯和搞燒鍋柴。”

“小孩不会煮飯，就負責燒火，一个庄子找兩三个老奶奶

輪流上飯湯就照。家里只剩一个男子就組織小食堂。路远，中午回去吃飯难跑，就組織老头子送飯。”

“还有牲畜問題，有老人的就交給老人喂，沒有老人的，搞点食放在家里，叫小孩子看看就行。”

大伙你一言，我一語地在想点子。

具体問題一个一个地得到了解决，会場又活躍起来了。會議快結束时，大家还展开了挑应战。

会散了，王月英、魏菁、張文英等还圍在一起高兴得了不得。王月英对張文英、魏菁兩人說：“現在我的心算安定了一大半，隊長們思想一通，問題就好办了。張支書已表示支持我們妇女修水庫，这下子，再不愁通不过了。

“王月英，你最好向支書建議把会提早开，好早动工。”魏菁在分手时提出了这一意見。

“不錯，动工要早。但工作才开始，妇女还未发动，可不要太急了。”王月英大声地回答。

通 过 了

在党支部主持的支委、社委联席會議上开始討論发动妇女兴修水庫的問題了。張支書首先发言說：“前兩天，錢叶富和王月英等几个社干部到黃冲查看了一下地形，按照原来的計劃，太不合算，工程大，收效小。王大娘、錢东一几个老年人都建議我們打壩修水庫，办法是好，就是目前劳力不足。王月英付主任建議发动妇女来修。这是一件大事，大家都动动腦筋，看行不行。”

張支書話剛落音，社委陈海珊馬上就站起来，眼睛直盯着支書：“什么？妇女修水庫！”

“对！妇女修水库，你的意见如何？”张支书微笑着回答。

“妇女作田缺都做不好，还要修水库，这不是叫吃江水讲海话吗？把工浪费掉，不知算哪个的帐。”陈海珊在会上第一个发言反对。

社委胡德周接着陈海珊后面说：“妇女修水库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最后还是要我们男的去收攏。”

社委胡士材心直口快地抢着发言：“你们也不能光讲妇女不行，乡里刘书记不是常说，‘要插双季稻，离开妇女就不照，哪一个任务离得了妇女参加？’不能把妇女看得太简单。”

“妇女要能修起水库来，我们男子还可造海呢！”陈海珊接着又顶了一句。

魏菁脸气得发青，拉了一下王月英的衣角，“王月英，他老看不起妇女，给他上堂政治课，反驳他一下，你不讲我就讲。”

王月英的性情可算是再好不过了，但听到陈海珊老坚决反对，也忍不住要求发言：“姓陈的，你可不要以老眼光看妇女，社里的农活，哪样离得了妇女。这几年兴修水利，妇女出了多少力，这些你又不是不知道。来，我遛根床草你接着，我们的决心下定了，只要你们支持，不要把妇女留着不放，我们就保证能行。”

“算了吧！你们妇女要修起水库来，我陈海珊都不用你们水库的水。”

魏菁实在忍不下去了，她抢着说：“什么算了吧！你别小看我们妇女，我们妇女就要办件大事给你看看。”

张支书看见他们面红耳赤地争吵起来，赶快从中和解说：“不要抬杠子了，哪一年抗旱少得了妇女，可不能再小看妇女